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九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李　采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唐　燦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九

明 周復俊 編

記庚

墨池準易堂記

宋何涉

道昧於叔世而白於盛時迹毀於無知而伸於有識蓋其常爾揚子雲歷漢哀平新莽際號為名儒聲光馮馮雖千百年亡輒哀貶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墨池存焉後代追思其賢而不得見立亭池端歲時來

游明所以景行嚮慕入魏晉李唐其間興衰如蠓蠓
如蠅營營侵晦讙譊之聲未窮而氏姓俄變獨子雲之
宅巋然下據不被廢徹亦足以信其材度藝學為世所
仰也王德數盡中原潰喪王建由草竊進攘蜀土僭立
稱號用淫奢暴恣以成其一切固不暇識所謂揚子雲
果何人也宅與墨池垣入官界為倉庾地至知祥袒世
及皇朝仍而弗革淳化甲午李順冦始亂放兵燒掠隆
隆積廩化為灰阜賊平主者因其地改創營隝以休養

卒徒環堵儒宮彌益汙辱慶歷丁亥今相國集賢文公適爲是都尹有中興寺僧懐信詣庭言狀公歎惋累日命吏尋遺阯畫疆以還其舊然屋已名龍女堂池復堙塞洩漗時方議疏葺而公遽迫入覲事用中寢明歲戊子提刑司田郎高侯惟幾乘閒獨至都荒圯渺莽咨嗟久之且言子雲八十一首十三篇逮它箴頌其辭義與遠山生澤浸上與三代經訓相準士大夫不通其語衆指以爲孤陋用其道反絀其迹如聾善捄俗之風將墜地

弗振何退諭賢僚名卿歛俸餘以圖經構知尹直樞密
程公學據闇輿人推宗師扶秉颷流敦尚名義聞而説
命取良材充助其用都人士逮田衣黄冠師雖平時叛
吾教訓佗説以自誇者亦欣懽忘劬來相是役辨方審
曲率有意思直北而堂曰準易繪子雲遺像正位南嚮
諸公儀觀列東西序池心築層臺置亭其上曰解嘲前
距午際軒楹對起以須宴會曰吐鳳奇葩雜樹移植交
帶垂茝森列氣象譪譪三月晦凡土木黝堊之事畢成

君子謂高侯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風旨雖古人不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導積石引長河愈久愈洪無枯涸處文章麗密據法裁誠若衣藻火以退塗服故舉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恐悚謹為之記時

慶歷八年

揚子雲宅辨碑記

高惟幾

前書傳揚雲之先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之江州（即犍為郡漢建元末領江陽今圖經有揚雄宅并洞洞前）

刻揚雄像此即揚侯爾以雄名最顯後人慕之弟稱曰揚雄宅與像追此存焉今為道宮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區宅一壥禹貢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孔安國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南衡山江所經在荊州李膺益州記曰岷山去成都五百里有岷山縣江源所起也故其西之八十里江之南石紐禹所生處而班氏謂岷山之陽曰郫採摭之誤耳且岷去蜀郡五百里郫去成都四十里則郫不在岷山之陽明矣蜀郡故闕內中興

寺即西漢末揚雄宅南齊時有僧建草玄院以雄於此草太玄也蜀記曰草玄亭即揚雄草太玄所也宅在州城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揚氏蜀王本記云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後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張儀定蜀築成都而縣之今州子城乃龜城也亦儀所築縣經曰縣在子城西北二里一百步今草玄亭廢址乃其宅去縣僅二百步與二說符矣益州圖經有揚雄坊而郫無揚雄宅郫亦不載揚氏遺事是知季五世傳一子世世為成都

人也宅豈郫乎矧郫與岷殊不相涉史氏務廣載備言捃摭之舛固亦有焉予因辯其誤意泥古者止以班史岷陽之郫有宅為然

漢州莊真君卜臺記　郭印

真君姓莊氏名遵字君平蜀隱君子也事畧載漢史雜見於叢書説者尚多弗著按益州記漢州鴈橋東有真君卜臺高丈餘有通仙井真君常潛迹變通時從山中出啟肆賣卜又故老相傳州地勢南高而北下多火災

真君鑿井壓閭上憲七星杓指南方以厭勝之則真君之德陰被廣漢尤厚自昔至今越千百年卜臺既已隳落井之應輔星者堙塞久矣比歲郡人往往逢災應或疑焉今太守王公憂民之憂迺如其說汰故堙井於是災熚不作民皆安堵一日過卜臺下顧其陋甚尋加修築繪真君像其上前臨通道蔽以短垣葢使邦人無忘真君之德也既成屬某記之某謂卜筮聖人之事所以極數知來洞照吉凶大槩使人知所趨避而已後之日

者廼復求售其術假禍福以簧鼓一世豈聖人之意哉觀真君寄迹於此也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嗚呼亦異矣真君靈迹蜀諸郡皆有之其拔宅昇仙出入於通仙井事今蓋無所據至卜臺七星井則遺迹俱在可考不疑故并書之

李太白故宅記

楊遂

先生諱白字太白事蹟已具范傳正姑孰碑及李陽冰

文集序矣夫蛟龍能神於雲雨不能爲人用鳳鳥能瑞於王者不能爲人畜而先生以天成之才能神於爲文異人之表能瑞於當世始投袂而來竟解組而去所謂不能人用與人畜也爍哉儲星精參絡屬開元天子御宇日久天下無事聿修文教卷四瀛而袂寰宇頓八紘而羅英傑先生拖屐劍閣西入長安天子聞其名忻若有得召見之日前席禮之延於金鑾待如僚友自是疇咨若采潛俾草奏造膝說辭人莫知者恩隆寵洽王公

嚮風不浹日而聲烜于華夏亦先生之遇代之盛也夫有高世之德則訕謗者伺其隙有超人之行則妬嫉者窺其釁故士無賢與不肖女無美與醜睹先生以興歎也值非常之時遭非常之主宜必立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以開元之盛非謂無時矣以玄宗之明非謂無主矣然而青蠅之營營棘樊斯止貝錦之萋斐豺虎可投賈誼既踈崔駰亦棄豈非得時不難得君難得君不難立事難立事不難建功難故功難成而易敗事難就而

易毀者歟先生所以卷舒無悔吝趨舍有進退遂乃北遊燕趙東訪梁宋南憩郢楚周流數十載思與喬松遊而餌金丹為事爾繇是縱情肆志劉伯倫之傲世也賦詩寓懷阮嗣宗之窮途也學仙養生嵇叔夜之邁俗也觀其才思駿發浩蕩無涯組繡史籍粉繪經典若鼓號鐘而鬼神雜沓闢武庫而劍戟森羅而又縹緲悠揚迥出風塵之外不作人間之語故當時號為謫仙人焉如蜀道難可以戒為政之人矣梁甫吟可以勵有志之士

矣猛虎行可以曷立節之子矣上雲曲可以化愚夫之情矣懐古可以革澆風之俗矣其餘所作雖以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輔世匡君為意自西竄夜郎南流江左坎壈頓躓飄泊羈孱悲夫僕嘗論蜀中自古多出名人才士其尤者漢則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雲唐則陳子昂曁先生耳長卿遇武皇之重終卧病而閒子淵獲宣帝之好亦無用於世子雲會王莽之亂復貧困而卒子昂憤文章之壞一變古道又以貶而退先生振風雅之綱

再革今弊竟以放而去噫天厚其才而薄其命乎不然
以褒貶聖賢毀譽今古主陰者厄之乎又不然以才學
富多器識儁茂司命者黜之乎是烏可知也抑此數子
千百年後莫不聳慕宗為楷則亦可謂拔乎其萃者矣
先生舊宅在清廉鄉後往戴天山讀書今舊宅已為浮
圖者居之僕少賢先生之文每為太息辛卯謫蒞斯邑
因暇披莽挈侶來尋嗟乎城郭皆是丘陵如故其人已
往其迹空在遼海玄鶴尚千載而卻歸蒼梧白雲竟一

去而不返爲銘勒石寘之金田其辭曰

岷山之精上爲金星母乃夢協先生以生厥名暨字則而象之出風塵表標天人資詞源學派若洩尾閭自古王佐欲致唐虞謂予弗起蒼生其如遂來京師荃芬蘭藹天子詔我金鑾賜對禮爲前席千載一會王公卿士莫不傾蓋英聲雷飛輷于區外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孰謂誰來我思奉身稽顙丹陛願乞骸骨天子從之出蒼龍闕鶴翔青漢雲

歸碧天緬追安期邈尋偓佺夕餌瓊蘂晨漱玉泉
放情肆志養吾浩然詩吟千首酒飲百船西浮南
沈夫何繫焉龍首山前涪江之涘先生一去宅留
故里數變喬木幾千人世草蔓荒蹊棘蘺廢址鄉
人故老猶話厥美吁哉先生不為不遇余也何如
拂衣自去蓬萊金闕崑崙珠樹定往遊否孰知其
故悠悠我思傷心日暮

杜工部草堂記　趙次公

六經皆主乎教化而詩尤關六經之用是故易以盡性而情性寄寓之詠則詩通乎易書以導事而事變之達則詩通乎書詩興而禮立樂成無詩則禮樂無以發揮詩亡而後有春秋有詩則春秋無復勤聖人之筆削然則詩之旨其不大乎故孔子刪詩之後而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孟子尤長於詩而有七篇之書其與風雅明教化無異也自孔孟微言之既絶而詩之旨不傳區區惜别已失於漢駢麗委靡又失於六朝唐自陳子昂

王摩詰沉涵醇隱稍為近古而造之猶未深其明教化者無聞焉至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僊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胸中所藴一切寫之以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與孔孟合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其遲遲去魯之懷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則有皇皇得君之志晚依嚴武未愜素心枉駕再顧赴期肯來禮數非不

寛也而卒未免於嬀㞃致同袍有蜀道難之悲我公以甫氣誼之同神交於今日而况閭閻有揖遜之風松竹無荒蕪之歎在甫所得為多則甫之精爽凛然宜安新宫之爽塏而樂之矣儻甫無恙其遇公也受知之篤始終不渝嚴公視之得無作乎彼之疇昔論詩孰與今者刻詩之意也天下後世由是識曲阜之履愛甘棠之木誦其詩以知教化之原豈不自我公發之耶

重修杜工部草堂記　　楊廷和

成都草堂唐杜子美舊居之地也堂屢廢矣輒新之者重其人也子美出處具在本傳堂之興廢亦各有紀載不復以云今日之舉則巡撫都御史鍾公蕃倡其議巡按御史姚公祥主其成而鄭公弘協其謀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吳君廷舉以書與圖來屬予記之蓋翹然而起臨於官道者為門門之後為祠三楹遺像儼然春秋之所有事焉者也祠之改作鍾公實委郡僚任之于時以公帑無羨餘未遑其他他日姚公往視之則以為他之

不葺又遺後人以卹是其責在我再令郡中檢括所藏仍以兩巡院所設入者益之藩臬諸公亦各助之十一於是他不治者並手偕作祠後為書院楹如祠之數屋其左右各稱是引水為流横絶其後橋其上以通往來于其前門焉榜曰浣花深處進于是則草堂也堂故在院之前來游者雜然讙譁弗嚴也姚公乃令易置之院後隙地盡以屬之堂而規制益宏矣堂之左右亦各為屋三楹其東則選釋氏之徒居之以奉祠之香火其西

則禮神之器與延賓之具皆貯焉繚以周垣廉隅有截
又其東偏為池引橋下之水注其中菱蓮交加魚鳥上
下相樂也名花時果雜植垣內盆池楚楚離列其間其
外則樹以檀柳象子美之舊也經始於弘治庚申之春
落成於其年之秋財不費而功侈民不勞而事集凡此
皆吳君圖之而受之姚公者也夫世稱子美者槩以為
詩人愚嘗不揣於是以為詩道之成極於子美而子美
之重於人者則不獨詩也唐三百年間文章之士毋慮

數千百人而祠於後者僅可指數李白之於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陽之孟亭建州之梨山之類則有知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獨以其詩而已哉蜀自先秦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古今通祀者纔數人若秦之李氷漢之文翁孔明宋之張詠皆以功德流遠比於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而子美徒以羇旅困窮之人軒然與之並是誠不獨以其詩也盖子美之為人孝友忠信大節俱備讀其詩考其素履一一可

見至若許身稷契則亦自其所能為者言之觀其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之語則其出處亦略可知史家不能得其所存而疑其議論漫謂之高而不切志其墓者亦不過稱之為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於當時而知於後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子美之名若草堂雖與天地俱存可也今日諸公之舉尊賢厲俗其於風教豈曰小補之哉諸公之於蜀皆有風烈可傳於後記為草堂作也故不具

述記既勒石自成都府檢校崔塘而下其姓名皆列之碑陰

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　于𠮷

唐大歷中少陵先生自成都來夔門蓋欲下三峽道荆襄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遷瀼西最後徙居東屯質之於詩皆可考峽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曠獨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禾畦延袤之百頃前帶清溪後枕崇崗樹林葱倩氣象深秀稱高人

逸士之居少陵於是卜築焉厭囂塵而樂幽勝蓋詩人所以為吟詠風月之地夔州之詩多至四百餘篇計當一草一木盡入詩句中矣少陵既出峽其地三易主近世始屬李氏少陵手書之券猶在至子襄頗好事講求故蹟復置高齋用涪翁名少陵詩意創大雅堂臨溪又建草堂繪其遺像歷歲滋久屋且頽圮弗治券亦為有力者取去而前賢舊隱幾為荊榛之墟慶元三年春連帥閬中毋丘公漕使蘇臺錢公暇日聯轡訪古歎高風

之既遠而故居之弗葺無以致思賢尚德之意因李氏子欲析居毋丘公捐金市之而歸諸官為田一十一畒有竒繚以短垣樹以嘉木齋與堂之欹腐撓折者從而增葺之架為憑軒闢為虛牖開新徑以直谿而東屯之景地深窈幽邃與昔寓居之日無異錢公又跨草堂創為重閣移置少陵像於其上凭欄一望則平川之綺麗四山之環合若拱若揖與賔主相領略蓋東屯至是遂為夔州勝處嗟夫少陵始進三賦明皇竒其才嘗名

而欲用之故其詩有主上頃見徵之句已而齟齬不偶流落頓挫故其詩有青冥却垂翅之句少陵抱負竒偉許身稷卨欲少出所學以自見於世而卒不遇憔悴奔走於羇旅之間可歎也雖然少陵之詩號為詩史豈獨取其格律之高句法之嚴蓋其忠義根於中而形於吟詠所謂一飯未嘗忘君者是以其鏗金振玉之聲與騷雅並傳於無窮也少陵避地入蜀其寓居之處同谷有草堂浣花亦有草堂皆官自葺之有以見其勿剪勿伐之意獨東屯不然誠夔門之闕典也夫地

固以人重而物之興廢有時今帥漕二公獨能興四百年之遺址而更新之明示好尚丕變雅俗寔權輿於此則是役也豈徒為游觀設哉慶元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朝奉郎權通判夔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緋于㮚記

淵樂堂記　　楊天惠

吾蜀有達伯曰木鴈先生生岷峨之厓長卭崍之墟出入於脂膏游俠之窟而其心泠然獨追正始永和之人而師友之然其拔起甚苦其擢置甚厲其造端甚鋭其

收績甚勝金寒玉煖五十有餘年而後得寄禄第七品賦秩四百石闢五畝之宅治百塍之田於是稍斥隙土築小堂焉名之曰淵樂會將致為臣歸老於其家間以書戲其友東蜀楊天惠曰子癯儒也暴享此得無有物瞰之因書韓公示兒詩曰始我來京師止携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夫經之勤營之劇悴形忍性磨以寒暑而偶有獲焉此韓公詩之所以飾喜而予欲記之亦以志難也唯是名堂之意頗有以而或者未即曉

之今夫淵明嗜酒樂天亦嗜酒淵明工詩樂天亦工詩凡語故事者夫人知其然乃予所以千載尚友之意殆不其然也子盍忖予心而試發之天惠伏書嗢噱曰富哉名乎吾有以索夫子之意矣夫論人者無論其人而論其人之天按淵明以微故輒行而樂天以直言屢黜是其過人已遠甚然尚非其巨者也晉宋之交新故糅分朝而南暮而北未見有堅明不二者也獨淵明消揺前去無所回其迹牛李之䶊簪笏僨路朝為卿而暮為

囚未見有脫遺無預者也獨樂天耿介中立無所蹈其瑕釁者先生所以取二子寧是耶抑非耶于時天恵董役通濟江上腹藁雖成竊自疑其言之强鄙弗敢出也行且謀以身承教共定其當焉而病莫之前後一年先生自大邑力疾歸坐堂上委衣冠而嬗予聞之抵几哭曰嗟乎無與定吾文矣蓋鍾期死伯牙破琴而不復鼓然徐君亡季札挂劒於其墓而去二人豈以生死寒久要之盟哉吾意先生精爽超徹决不澌盡時撫鶴翎過

城郭猶當問記之有亡也輒憶枯思之遺餘稍補輯之以授其子俾置諸堂右

合江園記　　蔡迨

合江園唐尹韋忠武作後因其亭為樓閣臺榭參植美竹異卉蓊翳參差而春芳夏陰波光月輝以時獻狀無不可愛故為成都園亭勝蹟之最嘉時暇日方伯刺史與其賓寮名勝登臨燕衎傳觴授簡以極其驩幾與東平之谿堂山陰之蘭亭爭長也而呂正慤之記實刻在

石夫地因人而重則是園葢可知矣然園可娛官官之
人未必皆材又屬公府尚簡重燕游闊疎因弗以治樓
歒亭陊花竹翦剃荒穢蕭條可念其無恙者獨長江茂
林耳淳熙二年春李唐來為是官入其寺傷焉欲善其
隳圮而病其貲會提點刑獄晉原李公兼漕領府事唐
白其故公亟出緡錢材甓畀以庀事址之墟者屋之宇
之仆者起之楹桷牖戶上覆旁障之腐而決者易而新
之弗癈其舊而加壯焉而又補蓺花竹叢條暢茂咸復

其故園之壞而葺者數矣莫若今日之壞甚而葺之力而成之敏也非獨唐能張其官寔惟晉原公達所以為政雖職併事叢而細大必舉頤指如意致其下盡力焉他視此可知也工之訖宜有以志追將如吳會艤舟亭下唐請書其事喜為之書是年記

勾氏盤谿記

李石

君子之於物也物之而已不以為身之累也不以為累雖天地之大吾能物之一以為累如飲食衣服皆反為

身病故必以吾之一身以較其大小輕重而為之等級身外之物泛然來悠然去以身為量而君子之物備矣且一丘一壑所須甚微而係物甚大以身取給可也不則連甍阡陌拚絡包山絶江障林蔽麓造巧飾浮使他人視之以為玩已因之以為病何益哉嗚呼斥桑麻之用以種桃李飾茅茨之用以充藻繪如齊雪宫之麗如梁金谷之富一山之植非累牛不致一簃之種非兼金不集又求所以翫其中者非聲色不娛非絲竹不樂此檠

紂之惡不至是也傳曰非人其物惟德其物君子婏身
以對物不以物為身之累果如此哉吾友繁江勾君友
于之作盤谿非茍於作也樓以藏書堂以教子亭以賦
詩榭以置酒且誓曰俗子污我不污門凡士浼我不浼
室清風肅戶明月贊席抱琴之童挾卷之子照映几杖
之側倘佯筆硯之間吾乃今知勾君之志於物以為盤
谿之取亦多矣吾嘗過勾君問其所以作之之説曰吾
學不適於時用官不迨於世資聊以盤谿之尚易其平

生謬用之心望望外物秉除消長不既汏矣乎他人往往以斜川見誑吾甚不樂得一語以洗其侈名之謗足矣余天彭倅罷徒步過之門生何夔趙鶚從君欣然迎客謁記許之十年又以書來復許之不三月君今亡矣因書君生平語以誌挂劍之義

盤谿記　范仲芑

始予先君試吏新繁稱邑中句氏多人士曰友于字信卿名者鋭於學有當世意已而試有司數不合晚乃

得官主閫中籌度不能酬其素却棄官去脫遺世事寄意閒適其所居有溪環繞清澈可挹因取唐人李愿太行之谷曰盤者以名其溪沿溪下上沙澄而谷岌土腴而植蕃躋攀曲折視着屋穩處為堂為亭為軒為菴為寮掩映相望至者如行圖畫中累甓為洞窮之而深治涉為航浮之而安架虛為橋即之而通悉旁緣昌黎序中語摭其意而揭之扁榜經營之初物色自獻騁望之際面勢咸得嘯歌俛仰觴酒杖屨盡一溪之勝而胷中

梗槩始披於此矣予童時侍先君已聞君賢仲兄齊叔又與君通昏姻而盤谿之名往往流於士大夫之聽思一往游以足於登覽而未暇也繫官於朝君書來以圖相示屬予記之予惟山林富貴二者莫或得兼富貴而或羞焉求人以塗之人恕我不可得而山林之樂苟多取之尚不為貪人情常以自恕擅壑專林而不知止者有矣然自漢以來柴桑輞川僅以一二名於天壤他皆泯滅至不得其處則凡致意於烟霏草木之間而人品

或非者此又可以欺世也歟惟君深於學問持湍而未發既其入仕精力未及於衰視世之夸華悠然無以易之處陰息影休其轂而不悔非徒以枯槁宿名也是可書

望岷亭記　　張俞

凡為亭觀池臺於得勝之地則雖無山川而曠無江海而間况郫城據岷之陽繚江宅川自古都邑故有叢亭之勝山海備焉今邑大夫安定胡君自江南來聳兹遊觀

然憾尚有餘勝欝而未暢會方牧廣平公命作縣之重門門臨閒田盡歸蕪穢植為西園遂作大亭號曰望岷是亭西至岷山百里而近蟠地欝天萬峰連延終古孕碧擁臨三蜀其望伊何春雲始波崑柔閶藹涵蔚瀛海火宇無陰萬木交蒸重巖沓嶂倚雲峨氷秋空凝輝秀卓天骨朝陽夕月異態殊色寒日慘烈時見城闕（青城天闕各岷之一山耳）三峰含光隱射天末（崑有第一第二峰及大面是為三峰）此望岷之大槩也故君子望之則目益加明形益加靜心益加

清斯可以脫拘攣之域入道義之庭清淨無為而治功
日成矣茍使小人望之則目若加盲心若加昏俯仰悲
戚戲其本生有若越人之視章甫海鳥之聞鐘鼓豈其
性哉俾之違義冐利入於刑死則欣然自謂登蓬萊棲
崑崙之不若也奚肯謂峨山之尚可望耶然則岷峨之
靈秀亦烏為小人而設也以一山而推天下之理則君
子小人之道亦若是焉而已爾胡君字希逸强明公潔
治遂無訟且觀前宰長樂馮君道元修叢亭之事復大

修之又特作斯亭可以見志其遂為文以示愛山之君子

合江亭記　　呂大防

江沱自岷而别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堋以揵水而闢溝以釃之大溉蜀郡廣漢之田而蜀以富饒今成都二水此江沱支流來自西北而匯於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沱舊循南湟與江並流以東唐高駢斥廣其穢遂塞縻棗故瀆始鑿新渠繚出府城之北然猶合

於舊渚渚旁合江故亭唐人宴餞之地名士題詩往往在焉久弗不治余始命葺之以為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觀水滄波修闊渺然數里之遠東山翠麓與烟林篁竹列峙于其前鳴瀨抑揚鷗鳥上下商舟漁艇錯落游衍春朝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觀也既而主吏請記其事余以為蜀田仰成官瀆不為塘埭以居水故陂湖漢漾之勝比他方為少儻能悉知瀦水之利則蒲魚菱芡之饒固不減於蹲鴟之助古之人多因事以為飾俾

其得地之利又從而有觀游之樂豈不美哉茲或可書以視後蓋因合江而發之

逸心亭記　　章詧

粤若緱山積秀耀真冑於千齡淮水澄源煥清風於百世紀其貴盛則同日分為五列侯稱彼才華廼當時號曰三珠樹折仙枝於奕葉流英緊於遐方隱顯雖殊卷舒一致即太原王君表正鍾其緒矣君幼而雅於好尚壯而多聞交游必賢談笑惟義追乎知命於所居東偏

翃圃亭以適性蹊分桃李愛其若君子之芳馨隂茂松
筠賞其若志士之節操凡植奇葩異實咸資興詠或燕
游嵇阮以樂天和或集會荀陳以聲名教飲不迨乎沉
湎言必盡乎切磋由是四方輶車望風而至千里多士
慕義而來君必盱衡倒屣勤勤拳拳聞義必行從善為
樂一日僕息鞚林下晤語罇前屬君操觚求亭之號迺
本其事題曰逸心固資日休之義也偉乎君其儲詩書以
尊道勵絃誦以傳家則慶延後昆美紹先德莫之京矣

又何必塵生羅韈珠貫歌喉方謂之樂歟會有浴沂之士朋簪而來游是亭觀是說能無優之哉

少休亭記　劉涇

自成都趨陵簡如在蜀必由靈泉過分嵊其山周數百里高大阻險以石次第為梯暑雨冬雪則馬不進僕亦以病告欲少休於中半而巢之方丈之地行者患焉余簡人也持以告縣令黄君曰有走世路而至老不自言勞者人或相以安逸則輒怒怨負其走愈疾顧何物使

之令行者之困於險也馬思伏櫪僕無偷安各念寢處欲少休其勞生而君有地百里不遂與之覆載此為失仁智又害其良心甚矣柰何君持以告轉運使晉陵胡公具與劉公曰此非特令之能事也於是度財力以人意所在為館舍過客得止大庇其下烏乎行者之區區名與貨也其心欲少休焉則可與之不可拒也方寒暑憊倦暴其體膚正於反復中而乃處陰靜得樂地由是惚然知其妄行將賦歸而求家則雖匹夫婦之惠亦仁

政也無使居者有不出户之見則并在高位君子笑而請名曰少休亭紹聖二年記

待鶴亭記

李流謙

聖泉故瘠儉舉一邑無觀游之地獨妙通祠側有蘭若曰興福在外邈高為亭可臨緑野市井廬落雲烟草樹田洫溝塍參錯蔽虧畢陳乎其前一睇千里來登者神豁氣夷心目俱爽最名邑勝處昔人榜之望錦以錦官城可跂而望也蘭若久荒圮梟狐窟巢如逃屋亡家一

僧衰癃無徒屬色頽淒涼故亭與之偕廢椽脱棟揺壁壊甃裂瓢囊之瘠往往舍焉環其地翠柏數十株亭之倚以為勝者亦半於斧斤紹興壬午歲元日邑令楊公過焉顧瞻久之曰是去真棲不一弓地汚穢乃爾其何以安歸語邑尉李流謙相視一嘆明日興福僧來言曰智海老不能有是亭久矣考之舊刻之建不知何時崇寧改元歲在壬午守某君者以葺祠之餘材新之今歲復壬午意者其數之符亭當惟祠之歸願併其地使黄

冠掌焉智海本心也公曰可哉吾敢專適流譙諸府遂
具其事俾白大尹王公亦欣然可乃呼道士王行直付
之且屬其興修之役公首捐廪粟倡其僚各輸斗石食
衆工凡邑子及客子之樂施者聽而不強又親為指畫
自真人殿左廡破壁為門代翳夷阻架溪而梁之疊石
而上凡一百二十有二級以達於亭之舊而加葺焉支
補其壓漏濯洗其漫漶垢汙而徙所謂茅茨者于其後
於是氣象騫奮超拔異疇昔自廡望之橫橋如畫石磴

如梯空亭縹緲山巔如飛來陰崗伏坡為之扶衛草木朋附若奔若迎殆與真祠聮為一氣祠初無客館客至亡所舍至是始有托足休駕之所皆滿意焉屬役於四月而落成於七月公聞民事輒來督視不啻治已之林圃臺池者未訖役流譓授代去既數月公書來曰亭成矣子實賛我可無一言紀歲月流譓曰亭微矣然公意所屬徒以老僊蜀人之所尊事而是祠也數家之所更建舍舊圖新極于至誠故視唾其地如唾其面精念寔

感至使闔黎自訖於不能願以是獻而大尹王公恭承
容音既克新華棟事上之恭久而益嚴凡便於祠者亡
不開具是以斯役不勞而濟此皆可書望錦舊榜於祠
不類也易之曰待鶴昔仙人丁令威蘇耽皆仙去化鶴
以歸舊傳殿廷之柏故有鶴來安知非老僊而莫識也
於斯亭也願與諸君待之公名先進字用之永康人古
君子而今循吏云紹興二十二年九月日記

劒州重陽亭記　　吳師孟

治平二年夏四月二十有五日師孟從蜀帥南陽公次劒州是日會於東園之見溪亭公未至郡將揖賓憑欄而語見東山一峰特竦千仞衆小山迤邐畢附如奔走如侍從茂林蒼崖煙靄蒙密有一亭焉冠於山側碧瓦鱗差朱欄霞明長溪清潯流影不去貳車太博扶風馬君淵仰而指其巘曰予與太守張侯頌他日於是得異處焉乃唐刺史蔣侑所建重陽亭商隱序而銘之者也亭圯以來不知幾許年予嘗登訪其址西首㯋瞰一郡

之境矗矗高下叢於目前捫其碑辭尚可省讀會前官
伐木將以構子廨舍之後堂予得即其材而新是亭當
以歲月識其興廢敢屬以記師孟退而考義山之銘乃
宣宗大中八年所纂大中距今二百一十有二年矣其
閒豈無好事之人一出口以憐其亭之廢乎將雖有好
事之意而但以治郡惟簿領是先當途惟勞餞是經遑
卹是耶噫融結以來玆溪山者實此州之勝至蔣侯方
建是亭寂寥榛蕪踰二百餘載暨扶風君乃與張侯力

起其廢是知溪山景物無情於人者也含清蘊秀如有道之士充然内足安其所守無待於外何嘗欲人之愛耶古今之人或愛或否亭之興廢有時而溪山之景自若也烏能有毫髪之損益於其清且秀邪自古至唐自唐迄今僅偶得二真賞耳自今以往庸詎知人之愛否亭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是歲六月晦日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通判閬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吳師孟撰

劒州再建重陽亭記　　康海

予聞劒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蔣侑治郡三年事得人從乃大鏟險道緄石見上平可容考上車四軌建為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則劍州山水亦勝矣而蔣君在郡能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詠述其事播美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胷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德乙亥武陵李君來知劒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于是廣教化之

道表廢墜之跡高城濬池練兵飭備㰿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奥曲窮索靈秘得茲亭之址焉於是與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雋腴二者不可不示來茲也予既建兼山書院以示學者而又表武侯之廟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守後賢克循其于禮義之事則庶幾矣佳勝如此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求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坤珍也于是滌穢芟草復斯亭焉畚鍤始興

即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吳職方記言曰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二賞耳詎知亭之廢興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閬溪遠挹五華前對漢陽左秀巖亭卧龍城郭樓臺俯在懷抱與職方之記略同至於長溪清潯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久矣歛士姜文粹玉潔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因以書托予記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隸大書之為宋張珖筆予益躍然恨不能即從

諸君子遊也自予記之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干畨尚欲文粹爲吾録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君何如當亦更為李君賦之矣夫闗中名區勝壤不可以計數安得有賢如李君者少為表章之以快吾意更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天弘治乙卯廣西舉人諳深履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於戊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已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

滸西山人武功康海記

漱玉巖記

宋喻汝礪

自古常言天不負人吾初不甚信吾曩游太學不啻六千三百日知古所謂屈原賈誼揚雄韓愈柳宗元輩吾亦頗識其面目及得一第則枯冷羞澁幾笑破人口比來山中持手板謁上官奔走匍匐作主簿少府模樣燕居作樂則揺口吻弄語言以悅貴人而覔所謂舉狀者嗟乎其局促如此則天果不負人邪然飽聞閒中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酒自慰一日登錦屏繫舟

嘉陵江步至占星巖徘徊縱觀倚老松卧恠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境之遊須廢吾一日糧吾不得與女旦暮相從也惟毋丘氏漱玉巖近在牆壁外乘興步屐從小奚奴直謁賢主人脫衣散髮坐巖復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醉發狂即呼天大𠮧曰天乎真不負喻汝礪矣吾嘗謂富樂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恠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唯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

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勝所謂閬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之他日解官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鼻獨負四物以歸朋游故舊從吾覔閬中土物吾則與之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者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當使鄉人之老者執爵而言曰吾鄉素乏佳山水公持此以歸敢為公壽且為吾鄉人賀故人之老者揚觶而言曰吾家素貧無一箇錢汝今得此以歸請為吾族人

賀而後之好事者當呼為四奇先生云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李　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唐　燦

謄錄監生臣王　焜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

明 周復俊 編

記辛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唐劉全白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横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不事産業名聞京師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為同列者所謗詺令歸山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可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貿流離轗軻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瘁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全白幼則以詩為君所知及此投弔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已邑有賢宰顧公遊泰志好為詩亦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寂遂表墓式墳乃

題貞石冀傳於後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沙門履
人書墳去墓計一百二十步

古柏記　　　宋田況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寖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
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瓌竒人多
諳誦故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李凋瘁及王孟二僞
國𧏮槁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翦伐者皇朝乾德丁卯
歲仲夏枯柯復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爲榮枯之變

應時治亂武侯光靈如有意於兹者誠爲異哉因命工圖寫備述本末以貽好事者自三分訖今八百餘齡矣

王稚子石闕記　　劉涇

西漢循吏稱文翁老於成都其石室在學宫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郪縣即今之新都石闕在道旁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一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勢參岷峨氣凛雪山葢宦學者所當拜於下風以幸教彷彿而

至有未及知者其不踕如此余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笋漢石室石柱石闕凡五物若犀笋與柱無甚損益事而室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於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余說因請大尹莆陽蔡公爲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於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於顧陸并以告來者

新繁古楠木記

蒲咸臨

周公賦鴟鴞之年大風拔木乃命邦人起而築之最為異事然大風拔木天也起而築之人也大木所偃因人而起之當無足怪者孔子定書從而記之示訓戒也元祐八年繁江隆道觀玉帝殿庭有古楠二章分列左右如輔如弼一夕風雷大作偃其左偏者邑宰命匠石取之方執柯伐其枝忽聞軋軋聲乃稍稍起立匠石皆在其上如猿猱然觀者驚駭邑宰降堦俯伏謝罪君子以是知天道之不可誣也校諸金縢兹為尤異益以不待

人力而自起也今五十有一年矣搢紳先生尚能言之若不鑱諸石以永其傳則無以訓戒後代余被命尉茲邑道士詹次淵請書其事因從春秋記異之法月而日之以警不能寅畏上帝者

游浣花記　任正一

成都之俗以游樂相尚而浣花為特甚每歲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麗服靚粧南出錦官門稍折而東十里入梵安寺羅拜冀國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

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與其日凡為是游者架舟如屋飾以繒綵連檣銜尾蕩漾波間簫皷絃歌之聲喧閧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結棚上下數里以閲舟之往來成都之人於他游觀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則傾城而往里巷闃然自旁郡觀者雖負販芻蕘之人至相與稱貸易資為一飽之具設部隊自將以進原闕

景德大中祥符中有若侍御史張公及之介潔集賢校

理王公湜之温恭職方員外張公達之疏達其在今慶
歷有若虞部員外李公畋之經術翰林學士彭公乘之
恬退翰林學士孫公抃之凝重屯田員外陳君希亮戶
部員外梅君摯殿中侍御史何君郯之直方度支員外
郭君輔屯田員外張公中庸之通敏直集賢院李君約
之夷曠是皆子雲之徒學其道而得其傳者益州提點
刑獄度之高君既葺子雲之居鑱其書又畫其像以及
其徒意者使後來覩之知賢人之道有塞有通有絀有

伸塞於晦時而通於昭時詘於不用而伸於有用云爾

大聖慈寺畫記

失名

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僕昔監市征歷二年餘或晚暇與朋僚游所觀者纔十一二比將漕七年亦屢造焉而未及見者猶大半今來守是邦俾僧司會寺宇之數因及繪畫乃得其詳總九十六院按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

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諸夾紵雕塑者不與焉像位繁密金彩華縟何莊嚴顯飾之如是昔之畫者或待詔行在或祿仕兩蜀皆一時絶藝格入神妙至於本朝數多名筆度所酧贈必異他工資費固不可勝計矣其鑄像以銅刻經以石又不可槩舉因有以見蜀人樂善鄉福不吝財施者葢自古而然非獨今日之侈自至德已後寫從官府

尹監司而下僚屬等至於今凡三百九十人有經數百年而崇奉護持無毁者又以見蜀人敬長尊賢之心雖久不替噫其可尚也哉四方之人至於此者徒步游手

原闕

未伎憧湊集瑀貨奇巧羅陳如市祗以為嬉戲衒鬻之所闕不知釋子肄學誦持演說化導亦無虛日故以藏經大部律僧長闕之數兼列云諸院為國誅僭逆妻任素驍闕家財募士得闕人於數十里之外使人習之

而其周舍改遺風餘闕猶足以啟後人闕侈心想其當時車服之盛疾驅明相望道人都震耀其閭里之人傲闕時不知有識者得以指議其哀其子畀國嘗有功於蜀而專恣亦甚矣吾以吾之說如此客以客之受業子如此相與詰難久之會日暮笑謂闕是游可樂事之然否姑以謂闕未暇究也坐闕笑而罷明日錄其言為記

魚復陣磧㧞自武侯江流莫移若有神護雖經毀改幾失其真稽之圖經訪諸故老而遺跡隱然尚可見也顧將湮没余心是悼亟令軍士百餘裒石增壘悉還其舊方圓曲直縱横廣狹之不敢少加損焉尚慮他時或復罹前厄刋圖于石用示後人界垣之内縮而計之以丈為分其外則圖山川城郭之勢而不計以度且命作侯祠於城上以俯臨之䕫人歲以人日傾城徙市縱遊八陣之間謂之踏磧是役告成適當是日賔僚咸集酹

酒陳詞以落之昔侯嘗擒孟獲獲觀營陣心不服曰若止如是固易勝耳逮至七縱七擒然後以為天威及司馬仲達觀其軍壘則嘆服曰天下奇才也桓温過此雖能知其為常山之蛇勢盖未究其妙然能知與否在孔明初何損益余非能知之者姑修故壘以俟來哲云紹興戊辰正月丙寅潮陽劉昉書

胊䏰記　李燾

漢志巴郡有胊䏰縣顔師古注胊音劬杜君卿通典乃作

朐䏰音蠢䏰如尹切與師古特異按許叔重說文朐䏰挻也其俱切無他義朐䏰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多此蟲因以為名朐如順切䏰大尹切讀如閏蠢君卿葢從叔重而小不同然叔重謂朐䏰屬漢中誤矣類篇承叔重之誤既以朐䏰屬漢中別於䏰字下注朐䏰縣屬巴郡則又承師古之誤遍檢地志漢中實無朐䏰固當以君卿為正然朐當作朐不當作朐則君卿猶未及辨考職方者宜辨之閏月一日泊舟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户驛下

橫石灘上土人云令驛之左右朐䏰故地也乾道九年

眉山李壽記

金魚堡記 出皇華州古碑 失名

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鳳鳥河圖之嘆猶不能絶春秋紀異不書祥而西狩獲麟之筆或未之忘何則天之降祥聖人蓋不忍沒其實且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瑞不虛生因人而致昔賢蓋有獲鱣魚而陞顯官覩白鹿而陟華途印龜晤左顧之祥石鵲啟侯封之瑞天機感召不可

誣也方雲中常侯之守皇華也下車未幾時和歲稔簿書獄訟之暇省視城壁度量地勢凡當出戰入守之地必欲事事周密一無廢弛昔之欠缺者補而足之始之卑隘者礨而大之身先士卒靡憚勞疲躬厲工役不辭寒暑夙興夜寐略無暇時劉越石之枕戈陶士行之運甓曾不是過又病東門以西雉堞不聳女牆之內地步稍蹙萬一敵攻吾瑕懼莫能敵議欲改圖為萬全計適築填西定遠兩堡未遑也越明年仍歲豐穰侯乃經營

朝天門之上建一大堡使外勢斗絶足以壯窺闞之謨内勢砥平足以嚴矢石之備規模甫定堡未得名會夏季朔日治石之工忽來告曰屬有破石霧氣冲天隱出雙魚黄色光潤長不盈尺而鱗鬛悉具合郡趨觀莫不驚詑若吏若民作為歌詩以賛盛美咸謂金魚呈祥非特顯刺史魚符之兆抑祥開創堡之地天意蓋有在也是堡落成請以金魚命之侯曰不然魚化為龍鄉士軒翥之祥也牧人夢魚歲事豐穰之應也於余何有但歲

豊民樂誠為上瑞堡以是名不亦華乎吏民復進曰人材速化皆賢侯教育之勤年穀順成乃時政和平之驗體有關係詎實尸之況祥瑞之來難虛其應命名之意不但彰賢侯之德而皇華形勢之地亦與有千載無疆之休也何以遜為侯曰諾於是金魚堡之名始定竊嘗思之世之人發一誠心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生一疑心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此無他誠與不誠之判也今侯孫忠許國善政宜民光輝發越感此嘉瑞其誠開金

石信及豚魚治狀班班葢可考矣然侯謙沖退託不有其有此非胳合於范史所謂抑而不當之意乎大郡千里之地而為之長叢州邑之衆而為之牧愛養至誠寓於實政此真斯民非常之瑞乎余嘗讀黄山谷新昌瑞芝亭記有曰使民田畒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階庭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靈鳳在郊藪又曰黠吏不舞文不必虎渡於河里胥不追擾不必蝗不入境山谷非諱言祥瑞也葢謂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則祥瑞開端之地於是

乎在吁人知金魚之為瑞而不知實政感通之為瑞知實政感通之為瑞而不知一州之民得太守之為真瑞也可不刻諸堅珉以傳不朽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尚有考焉

嘯臺磨崖記　李燾

真如巖穴峭深佳處未易有也半嶺有石角立或屋其上憑臨極空闊而棟宇廹隘弗稱使榮德令增廣之圖經謂此孫登嘯臺登隱河北不聞至蜀然古稱嘯獨登

善凡嘯者必稽焉雖假託亦宜況登不汚魏晉於道最高稽阮欲為弟子且不可得其神遊八極之表復何所不至區區限以方域則陋矣

砌街記　范謩

天下郡國惟江浙甃其道雖中原無有也太少二城坤維大都會市區櫛比衢隧碁布而地苦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履膠漆既晴則蹄道轍迹隱然縱横頗為往來之患紹興十三年鄱陽張公鎮蜀始命甓之僅

二千餘丈後三十四年吳郡范公節制四川爲竟其役鳩工命徒分職授任程督有方尺寸有度費出於官而不以及民日廪以食而人競力作未幾告成率一街之首尾立兩石以識廣狹凡十有四街然後所至側布如江浙間雨不乘橇騎不旋濘徐行疾驅俱從坦平父老相與謂曰周道如底其尚見於斯乎昔日單襄公聘宋過陳火朝覿矣而道茀不可行於是歎司空視塗之失職而知其不久子産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徒杠輿梁弗

修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夫善為政者緩急有序大小畢舉未有治其急而忽其緩志其大而畧其細者而善覲人之國亦必以是公之於蜀藥傷補敗苗𦔳髮櫛無一不用其力至道路之政世所謂緩且細者亦整治如此百世之下四方之人入其境仰公之賢推此以攷其政績尚可髣髴云淳熙四年四月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文同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焉為

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時號爲高貲修積善行甞奉事異僧曰王羅漢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人被破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能闕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陳

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為造藥一咼使携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栩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闕者遺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去倚天歿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詣其家覩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寶中其重若金玉余歎曰倚天

人不能知其所以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者常相與逢迎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為進士端厚純粹為鄉里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籍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窮極者已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興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為記之

西岷保障圖記　　明周洪謨

蜀爲坤維大都會三面鄰蠻僰番羌南則夜郎靡莫西南則邛筰都西北則冉駹冉駹有六夷七氐九羌即威茂二州之地也又其西乃爲松潘松潘之西北爲吐蕃東南雜氐羌種落既繁險阨彌固羣夷據巖嶂以爲邛籠碉礫善製堅甲勁弩走崖壁捷如猿猱凡蜀民之轉輸松潘者常掠於道其爲蜀患從來舊矣然而松潘之所以深入而壘者葢以據羣夷之奥室而杜其門戸故羣夷之不敢覬覦成都者以有松潘也四川都司都指

揮使周公貴往歲奉勅往備其地方蠻酋董布等出没公累能禦之而夷黨刼奪軍餉公又能親督矢石擣殲其衆公聞於朝遣使賞勞由都指揮同知而進今秩士君子有繪圖獻之者題曰西岷保障蓋以嘉公之功而繫之曰西岷以松潘在岷之西也雖然蜀徼之要害者莫若松潘松潘既靖則全蜀靖矣是西岷之所以保障者豈非全蜀之保障也哉繼自今尚其益殫乃心益遠乃籌使吾蜀永倚公為長城可也公有勇畧善撫士卒

自藩憲大夫及閭巷士庶皆稱其賢公之先君子有功
太宗朝積官如公今職宣德間公蔭補成都後衛正統
間征麓川孟養有功故擢官都司公不惟克樹忠烈又
可謂克紹先美矣公以圖來屬為記故書以歸之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一　　明　周復俊　編

記壬

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唐李德裕

益州草堂寺成都記云在府西五里去浣花亭三里列畫前史一十四人節度職不帶尹則帶長史非今賓佐也代稱絶跡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繢事靡不造真者昔嚴野務求徒闗審像稽山高舉惟止鎔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畫神照

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燦然可觀雖有慕于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煙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覩余以精舍甚古廟貌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于郡之廳事追惟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黄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師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其在斯乎采色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叙其事詒諸來哲大和四年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

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敧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顔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甞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

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
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于盜賊故
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于急
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
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齊
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
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
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

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蘊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嵗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黍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嵗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載酒亭羣公畫像記　失名

子雲右蜀人事漢成哀平世歴新室身詘而道不得行子雲没宋興八十九年矣距今千餘歲其鄉人之學者森然若林之植于晦其在太平興國中有若諫議大夫田公錫之論議參知政事蘓公易簡之正大雍熈淳化中有若直昭文館陳公充直史館朱公台符之文雅為

何許人其嘗扞大寇以功得封史家略而不書尚或有之至其家世實不知所據杜子美詩曰百花潭北莊又曰百花潭水即滄浪其來久矣非由冀國而得名也吾意蜀人之不忘冀國之功歲即其祠致禮焉因相與朋聚為樂非謂其為此邦之人及嘗有為僧漂衣之異也而或者因百花潭之名附會其說務為誇誕若不足凴況潭在成都為近郊使冀國實生於是寧方節度鎮蜀何至奪其境內之民而妾之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此甚

不然者矣客有謂予曰杜子美在蜀與寧同時渾之得名與子美實相後先子又安知其不然寧跋扈人也何有於境內一女子乎大歷之世朝野多虞干戈兵甲時有所貸而不問重以從事中原未遑他及寧自視疎遠違禮叛律以資聲色之奉以欺朝廷之不知且莫我誰何者蓋有所恃而為此也後寧從德宗狩奉天為盧杞譖死不能保其首領雖曰非罪得非罔上之報使之耶方寧無恙時驕其嬖妾至馳騁出游以從事窮日之游

府尹亦為之至潭上置酒高會設水嬉競渡盡衆人之樂而後返其傳曰此冀國故事也冀國姓任本漢上小家女任媼嘗禱于神祠夢神人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有九日而生女稍長奉釋氏教甚謹有僧過其家瘡疥滿體衣服垢獘見者心惡獨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從以求浣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里人驚異求僧已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為百花潭會崔寧節度西川微服行民間見女心悅之敗其

家納以為妾寧妻死遂為繼室累封至冀國既貴每生日即來置酒其家艤船江上訪漂衣故處徘徊終日後人因之歲以為常且即寺之東廡作堂祠之余自為兒時於傳聞如此顧未嘗一至其處今歲之夏以事留成都闕過及是日與二三友觀焉訪冀國遺跡漫無可考獨有吳仲庶所作祠堂記與余昔所聞於為兒時者大抵略同時余猶為疑其說之不然者余按唐書大歷中崔寧鎮蜀入朝留其弟寬守楊子琳自瀘州襲之寬戰

力長講計七十三座諸院大藏經計（下闕）

楞嚴院繪佛祖記

失名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至成都不復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與人不安合精禪律之學善作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可朋蜀僧之能詩者）兼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曰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履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歷八年乙酉五月九日

也前時盡傾其槖中得八萬錢誘其所常往還楞嚴院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耳其為我命奇工繪佛祖像於爾院之毗盧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祓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為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俗使圖其事采飾殊絶鋪置有序叩聞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畫評之善品而法苑之勝緣予借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

重之畫此時予常觀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祕閣校理乞侍親得相臨邛郡道人使予記其事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彭州張氏畫記　失名

蜀自唐三帝四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工故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處雖天下能號為古蹟多者盡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歷二偽至國初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

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亡它蓋苟於所利而不自取重其所為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人之學用筆設色韻氣標置未嘗輙自夸放惟一謹於良法不為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甚閒暇日與承天僧敏行游凡出於張氏之手者艱賞殆徧信乎他人之不能相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嘉嘆其祖之所為磨石請予道所以然

熙寧六年中秋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于中

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斵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于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

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也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

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文湖州竹記

呂元鈞

君子之智思能過于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髙此衆人所以尊仰欽愛之不已也畫者中有擬像而發于筆墨之間苟臻其極則近見羣物之情狀遠參造化之功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葢取其如此歟與可之于墨竹枯木世之好事者皆知而貴予嚐謂盡得其理固不安也頃年來成都畫此兩物於嘉祐長老紀師之方丈紀師寶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與可在

文館二十年其才可巨用將老矣尚恂恂一州胷中之藴曽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𦊱緼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墨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逺趣真所謂粹静君子也豈將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語其細知不知於與可何損益耶此可與髙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闇道也

徒文湖州木石畫壁記　　楊天恵

鄉丈人石室先生文公近世文藝之雄自其為大布衣

即以古文獲重語於天下然壯思鋭甚注射縑素不能休則又於書畫焉發之時將官邛南會姻友於郫飲酒西禪之精舍夜艾氣酣跋燭作此枯木怪石于方丈之壁盖初試手然斷句然筆力天就已自與詩品俱稱第一畫去今五十八伏臘矣其不及知晚幸交公之子冲卿乃克聞之於是假館主者求觀焉斂袵三肅仰而游顧徒見老榦贅牙蒼質贔屭旁枿紐雲下根裂地不知幾萬年物乃今猶植立楹間謖謖乎如空山臞仙真骨強勁

刼壞而不僵岌岌乎如幽林古佛耇膚堅密閲歲寒而無恙余心懔然恪之以為公真王摩詰也特變化出沒異耳然世無通宿命者斯言未可出之獨恨託非其地頗為拙目輕題墨漫漫横斜于其上輙大息久之不能去間以告主簿事王君舜選舜選奮曰吾乃能辦此乃并其壁徙置公堂之中央飾以欄楯周護極謹其曰社櫟多壽山石耐久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方文公仕初筵越不過三十許耳胷中磈磈巳有此奇是肯從兒女為

桑熟耶君視此畫决非世人婉孌之觀其戎輿闕固扇闕過客俗子勿輕與言必審其人氣節不凡乃發視之其畫闕　癸巳其徙以大觀之庚寅而其為之記

莫侯畫像記　前人

江西莫侯治郫二年有佳政籍然傳西南某聞之舊矣崇寧三年七月某以事免鐵官無所歸或曰盍稅邛乎曰不可吾故治其邑可以留或曰盍旋梓乎曰未可吾

之貲其啚可以濟然則奈何曰吾聞莫侯長者吾將寄孥焉是必撫我既行屬歲旱所過赤日射地黄壒勃欝襄人苗暍死町間穀價翔貴從者病日甚余曰行矣餓飽吾有數後三日進及侯境則道里清寧白水潎潎彌望楂葉覆地秔芋人立軒舞翠氣殊不知有雲日若問水瀕人則咸曰此吾大夫之賜也吾邑食岷水支流歲為堰大者若干小者若干其役夫若干指溉田若干塍故時吏弗省役役弗竭作穿築釃治不皆如律偶一愆

雨水輒斂涸故歲多失稔今侯之來敏於百治而水政尤謹其按行必豫其相視必親其功治凡要科配差次必均或倦怠則執扶臨之夜宿野次與傔隸均甘苦故堰之高厚倍于舊而水之深廣什之凡我所以無旱暵之恐非侯則誰使余曰然名定不虛欲入見爲侯道之會余有疾弗果然侯聞余來亟遣騎勞苦詢問之如十年舊間率諸僚身存之歲時賙給有加越明年二月侯秩滿以去邑人固德侯之賜又惜其去恨不能留於是

圖侯衣冠於其所將世事之像成又相率環觀而歌舞焉余於昔侯之去其邑也乃述所見以授其人使書諸像左雖然侯之治行豈僅止此哉而余所書止於此詳於所見略於所聞所以傳信也信以傳信則人之得吾文而傳者可以信於其後矣

焦太子碑序　　周表

蜀之故老傳岷山有焦夫子者國初時人忘其名能詩書以博學化導人故世人稱夫子云夫子貌寢陋且怪

長目而廣鼻海口而虯髯瘦纍纍絡領下性直率不自
飾雖冠帶往往爬痒捫虱腰胯間忽為歌詩則奇言異
句有足駭人耳目者今人止能誦其一聯兩輪日月磨
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噫豈非所謂古之隱君子歟熙
寧中吾鄉賢士文與可遊天彭館倅舍之徐公園盃酒
談笑中忽放筆繪夫子之像于學之壁不數筆而成之
經歲既久幾至泯滅元豐壬戌歲鼂公子因守是郡惜
其瀟灑神妙之跡或隱晦不顯遂徙其壁于西湖之凝

翠亭焉嗟夫天下之人皆有所好然得其所以好者寡矣與可之於畫也縱橫意思類皆山石竹木枯槁古淡之物故其為人也亦愛夫清靜奇偉有道之士此真得天下所以好者歟公之遷是畫也使與可在而居貴仕間人必曰有所奉焉耳與可已没公特重惜之是乃所以為君子也方是時天下之士俯仰徇好方圓逐物喜事媚要迎合附會惟恐不足以赴功公乃恬然不以是為設慮而雍容閒暇獨能好與可之所好實賢于人遠

矣豈不尚哉公索記敢直書云

左右生圖記

李石

左右生徒漢石室故事也文翁集蜀士教之分左右兩序記其鄉里姓名而字之刻之石左生若干右生若干典學從事以下若干合若干人其餘固有漫滅不可考者然自有學即有此自漢歷世曁我皇宋蜀學之盛當紹漢得書以補晉唐之缺文寥寥亦復不可見惟熙寧中弟子員至五百時則蜀守蔣堂密學也自三合法罷

學之士益落僅至百五十人至張燾尚書增其員至三百括隱田以廩之然亦歲去歲來閲春秋二補試濫食而惰實業者未容盡去學司之籍吏為玩文矣蜀為鄙遠不得與東南士偕集成均獨有隣州隨侍入之法而又以廩入為限不能盡其來可歎也曾科舉前之一歲願肄業者衆學官以歲有限員為守請於兩提舉學事司則顧後廩入之不足而無拒其來由是聽以歲補入之數至八百餘員學官擇其通經有獲者倡率而嚴其

日考月書之程於是四蜀之士畢赴相與自愛重多名秀俊又相與分八齋其鄉曲姓名以齒為小録以請於學官請如漢故事書之為辛巳左右生圖紹興三十一年記

唐吳道子畫聖像記

先聖為魯司寇時像二本其乘車而羣弟子從者號曰圖立而先師侍者號曰小影世人求合荀卿所謂如蒙倛轉生其真乃摹小影于石而鑱之壁夫聖人盖有不

可以見見而聞聞又況以像求耶然學者緣貌覿其道緣形覿其天亦或有所得云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一